

20世纪经典

PEDRO PÁRAMO

JUAN RULFO

# 佩德罗·巴拉莫

● [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 著

屠孟超 译



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终于使我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能够背诵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我不熟悉。

——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这部只有一百多页的作品里，似乎在每一个小节之后都可以将叙述继续下去，使它成为一部一千页的书，成为一部无尽的书，可是谁也无法继续《佩德罗·巴拉莫》的叙述，就是胡安·鲁尔福自己也同样无法继续。虽然这是一部永远有待于完成的书，可它又是一部永远不能完成的书。不过，它始终是一部敞开的书。

——余华

要说魔幻和神秘，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博尔赫斯的小说都无法和《佩德罗·巴拉莫》相提并论。小说中那种怪诞迷离和神秘莫测的气氛，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人类的智慧和想象力之奇特，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极充分的展现。说它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始作俑者，大概也不为过。

——赵丽宏

ISBN 978-7-5447-0239-3



9 787544 702393 >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

定价: 18.00元




20世纪经典

PEDRO PÁRAMO  
JUAN RULFO

佩德罗·巴拉莫

■ [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 著 屠孟超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佩德罗·巴拉莫 / (墨) 胡安·鲁尔福著; 屠孟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10  
(20 世纪经典)  
ISBN 978-7-5447-0239-3

I. 佩... II. ①胡... ②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墨西哥-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墨西哥-现代  
IV. 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683 号

*Pedro Paramo* by Juan Rulfo  
Copyright © Heirs of Juan Rulfo, 1955  
*Breves Nostalgias de Juan Rulfo* by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Copyright ©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8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6-198号  
图字:10-2006-341号

书 名 佩德罗·巴拉莫  
作 者 [墨西哥]胡安·鲁尔福  
译 者 屠孟超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原文出版 Editorial RM, 195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239-3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胡安·鲁尔福  
JUAN RULFO



胡安·鲁尔福（1918-1986）是墨西哥著名作家，被誉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鲁尔福的小说反映了墨西哥的农村风貌、农村阶级压迫和不公正现象，立意深刻，艺术形式多有创新。1955年，他发表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这部小说迄今仍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的巅峰小说之一，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屠孟超（1935-），南京大学西班牙语教授，曾留学墨西哥。翻译出版了《熙德之歌》、《塞莱斯蒂娜》、《卢卡诺尔伯爵》、《人生如梦》、《庭长夫人》、《贝比塔·希梅内斯》、《芦苇和泥淖》、《堂吉诃德》等西班牙、拉美文学名著二十余部，计五百多万字。

20世纪经典

| The 20th Century Classics

《局外人/鼠疫》

《一九八四/动物农场》

《长日留痕》

《印度之行》

《钟形罩》

《冠军早餐/囚鸟》

《癌症楼》

《西线无战事》

《基督的最后诱惑》

《中午的黑暗》

《佩德罗·巴拉莫》



责任编辑：张媛媛 封面设计：胡虎

# 出版前言

一个复杂多变、充满巨大冲突的世纪已然过去。这个世纪里，人们的心灵中前所未有地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情绪；这个世纪的文坛，也因此空前地喧哗与骚动，文学作品数量繁多，审美倾向丰富多彩，思潮流派更替频繁。

文学即人学。当下读者全面认知 20 世纪和彼时文学情状的需求正在增加，作为多年来致力于外国文学译介的专业出版机构，我们希望以必要的责任心，翻译介绍更多更好启迪民智、打动心灵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实现对人，特别是对其精神取向的尊重与关怀。是以译林出版社精心推出“20 世纪经典”，从对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回望出发，遴选百年来的文学名著翻译出版，以供热爱文学的读者及各界人士丰富学养、陶冶性灵之需要，并力图借此实现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一己之力。

20 世纪文学史上作品异彩纷呈，作家灿若群星。“20

世纪经典”旨在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选择在文坛已有定评且契合社会现实与人的心灵需求的作品,使丛书的每一选篇日久弥新、传之久远。出于对翻译出版现状的认真思索,我们在遴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中译本的译文水准,无论名家新人,均以实力取舍。译林出版社努力以披沙拣金的态度,为读者献上品位高尚和质量一流的翻译作品。在整体装帧的庄谐雅俗上,也尽量考虑现时读者具有共性的需求。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自身水平所限以及选目因海外授权获得与否而受影响,这套丛书的不足之处恐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海涵。“20世纪经典”的书目将是开放性的,我们热诚期待读者的评判与指正,帮助这一志存高远的事业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译林出版社



# 序言

## 对胡安·鲁尔福的简短追忆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发现胡安·鲁尔福，就像发现弗朗兹·卡夫卡一样，无疑是我记忆中的重要一章。我是在欧内斯特·海明威饮弹自杀的同一天到达墨西哥的——1961年7月2日，我不但没有读过胡安·鲁尔福的书，甚至没听说过他。这很奇怪。首先，在那个时候我对文坛动向十分了解，特别是对美洲小说。其次，我在墨西哥最先接触到的人，是和马努埃尔·巴尔巴查诺·彭斯一起在他位于科尔多瓦街上的德库拉城堡工作的作家，以及由费尔南多·贝尼特斯主持的《新闻》文学增刊的编辑。他们当然都很熟悉胡安·鲁尔福。然而，至少六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起过他。这也许是因为胡安·鲁尔福与那些经典名家不同，他的作品流传很广，本人却很少被人谈论。

我当时与梅塞德斯和还不到两岁的罗德里戈住在安祖雷斯殖民地雷南街一套没有电梯的公寓里。我们大卧室的地上有一个双人床垫，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个摇篮，客厅的桌子既是饭桌也是书桌，仅有的两把椅子用途更广。我们已经决定要留在这座城市，这城市虽大，却还保有人情味，空气也清新纯净，街道上还有缤纷夺目的花儿。但是，移民当局似乎没有分享我们的喜悦。有一半时间，我们都是政府在政府办事处的院子里排队，有时候还得冒着雨，而队伍却总不往前走。闲暇时，我便写些关于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在当时由马克斯·奥伯主持的大学电台播出。那些笔记太过直率，引得哥伦比亚大使打电话给电台提出了正式抗议。他认为，我的言论不是关于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而是抨击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马克斯·奥伯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我在六个月

里找到的唯一的糊口法子就这么完了。但是，事情正相反。

“我一直没时间听那个节目。”马克斯·奥伯对我说，“但如果它是像你们的大使所说的那样，那应该是很好的。”

我当时三十二岁，在哥伦比亚当过很短时间的记者，刚刚在巴黎度过了很有用但也很艰苦的三年，又在纽约待了八个月，我想在墨西哥写电影剧本。那一时期墨西哥作家圈子与哥伦比亚的很像，我在这个圈子里十分自在。六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还有三本尚未出版的书：大概在那时候于哥伦比亚面世的《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不久以后由文森特·罗霍请求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恶时辰》，以及故事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最后这一本当时只有不完整的草稿，因为在我来墨西哥之前，阿尔瓦罗·穆蒂斯就已经将原稿借给我们尊敬的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而她把稿子弄丢了。之后，我重组了所有的故事，由阿尔瓦罗·穆蒂斯请塞尔吉奥·加林多在维拉克鲁兹大学出版。

因此，我是一个已写了五本不甚出名的书的作家。但是，我的问题不在于此，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前，我写作从不为成名，而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加爱我，这一点我认为我已经做到了。我作为作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写过那些书以后，我觉得自己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到处寻找一个可以从中逃脱的缝隙。我很熟悉那些本可能给我指明道路的或好或坏的作家，但我却觉得自己是在绕着同一点打转。我不认为我已才尽。相反，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书未写，但是我找不到一种既有说服力又有诗意的写作方式。就在这时，阿尔瓦罗·穆蒂斯带着一包书大步登上七楼到我家，从一堆书抽出最小最薄的一本，大笑着对我说：

“读读这玩意，妈的，学学吧！”

那就是《佩德罗·巴拉莫》。

那天晚上，我将书读了两遍才睡下。自从大约十年前的那个奇妙夜晚，我在波哥大一间阴森的学生公寓里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后，我再没有这么激动过。第二天，我读了《烈火平原》，它同样令我震撼。很久以后，在一家诊所的候诊室，我在一份医学杂志上看到了另一篇结构纷乱的杰作：《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的遗产》。那一年余下的时间，我再也

没法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够分量。

当有人告诉卡洛斯·维罗，说我可以整段地背诵《佩德罗·巴拉莫》时，我还没完全从眩晕中恢复过来。其实，不止如此：我能够背诵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我不熟悉。

卡洛斯·维罗委托我将胡安·鲁尔福的另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这是我那时候唯一没读过的故事：《金鸡》。文章是密密麻麻的十六页纸，薄纸，已快破成碎片了，由三台不同的打字机打成。即使没人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也能立刻感觉出来。语言没有胡安·鲁尔福其他作品那么细腻，也没有多少他独有的技巧手法，但是，他的个人魅力却流露于字里行间。后来，卡洛斯·维罗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邀请我为根据《佩德罗·巴拉莫》改编的第一部电影进行一次检查与修改。

这两件工作的最终结果远远谈不上好，我提到它们是因为它们促使我更深刻地去了解一部我确信已比作者本人更熟悉的作品。说起作者本人，我是直到几年以后才认识他的。卡洛斯·维罗做了件令人惊异的事情：他将《佩德罗·巴拉莫》根据时间片段剪开来，再严格按照先后顺序重组成戏剧。作为纯粹的工作方式，我认为这很合理，可结果却成了一本不同的书：平板而凌乱。但是，这对让我更好地理解胡安·鲁尔福的独具匠心很有帮助，也更体现了他非凡的智慧。

在《佩德罗·巴拉莫》的改编中有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名字。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主观，任何名字都与用这名字的人有某种相似，这一点在文学中比在现实生活中要明显得多。胡安·鲁尔福说过，或者有人让他这么说过，他是一边读着哈里斯科公墓里的碑文一边构思他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的。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没有比他书中的人名更恰当的专有名词了。当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要找到一个与所饰演的人物名字毫无疑问地相契合的演员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问题——它与前一个问题不可分割——是年龄。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胡安·鲁尔福都很小心地不去留意人物的年龄。纳西索·科斯塔·罗斯不久前做过一次非凡的尝试，想确定《佩德罗·巴拉莫》中人物的年龄。纯粹出于诗意的直

觉，我一直认为，当佩德罗·巴拉莫终于将苏萨娜·圣胡安带回他半月庄的广袤领土时，她已是一个六十二岁的女人了。佩德罗·巴拉莫应该比她大五岁左右。其实，如果剧情沿着一段得不到慰藉的黄昏恋的悬崖急转直下，我会觉得这戏剧更加伟大，更加可怕但美丽。科斯塔·罗斯为两人所设定的年龄与我所设想的不一样，但是相差不是很远。可是，这样的诗意和伟大在电影里是无法想象的。在黑暗的电影院里，老年人的恋情感动不了任何人。

这些珍贵的研究有个坏处，那就是，诗歌中的情理并不总是基于理性。某些事情发生的月份对分析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十分重要，但我怀疑他是否对这一点有所察觉。在诗歌中——《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诗歌——诗人运用月份来达意，却不顾时间上的精确性。不仅如此：许多时候，连月份、日期甚至年份都被改变了，仅仅是为了避免一个不好听的韵脚或者同音重复，而没有想到那些变化可以促使评论家做出某种断然的结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月份与日期上，花也是一样。有些作家常用花朵，纯粹只是因为它们的名字响亮，而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否与地点和季节相符合。因此，在好书中看到开在海滩上的天竺葵和雪里的郁金香，都已不稀奇。在《佩德罗·巴拉莫》中，要绝对地确定哪里是生者与亡人之间的界限已属不可能，其他方面的精确更是空谈。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死亡的年岁有多长。

我说这些，是因为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终于使我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因此，我写他，就必然会显得一切都像是在写我自己。现在，我还想说，为了写下这些简短的怀念之辞，我又重读了整本书，我再次单纯地感受到了第一次读时的震撼。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莫妮妮 译)

# 目录

## Contents

1

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的遗产

8

教母坡

16

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

31

都是由于我们穷

36

马卡利奥

44

清晨

17

烈火平原

62

你该记得吧

66

北方行

73

佩德罗·巴拉莫

187

译后记

# 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的 遗产

不久前,在科拉松德玛丽亚住着父子两人,人们称他们为爱莱米奥父子俩,这是因为他们都叫爱莱米奥。父亲的全名是爱莱米奥·塞蒂约,儿子的全名也如此。其实要区分他们父子俩也不费劲,因为父亲要比儿子大整整二十五岁。

由于我主上帝的恩赐,老爱莱米奥长得身高体壮;相反,上帝让那孩子却长得又矮又瘦。有人说,连他的智力也是“瘦小”的。也许是让他长得这么瘦还不够,上帝还让这孩子(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遭到人们的仇恨,好像身上压着一块石头。可以这么说,他的倒霉就在于他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最厌恶他的是他的父亲,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我的干亲家,因为是我替这孩子行的洗礼。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也许与他高大的身材有关。他真是身高体壮的大个儿,高大得只要你站到他的身边,你便会增添勇气;只要瞧他一眼,便能掂出他的分量来。看到他这副长相,你

一定会认为,上帝在创造你时一定很不在意,也许是用废材料制成的。在科拉松德玛丽亚这个地方,包括它周围的地区,像他这么一个劲儿往上长的人绝无仅有。这一带的人都往横里长,都是小矮个儿。甚至有人说这儿是矮胖子的发源地。这儿的人都长得矮矮胖胖,甚至生来就是这样。在座诸君万一府上在那里的,请别见怪。不过,我坚持我这种看法。

闲话不说,言归正传。刚才我跟诸位讲到几位不久前在科拉松德玛丽亚居住过的居民。那个老爱莱米奥有一座诨名叫“幽灵”的牧场。这座牧场由于出了许多问题(虽说其中最大的问题也只不过是管理不善而已),形势每况愈下。老爱莱米奥从来不打算将这座牧场传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那个干儿子,这座牧场被一小块、一小块地卖了出去,换来了龙舌兰酒,全都灌进了老爱莱米奥的肚里。他这样干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他儿子长大后,无以为生。他几乎达到了这个目的。他这个儿子还没长多高,便成了个可怜虫。多亏有几个同情他的人把他拉扯大了。他父亲压根儿就不管他。他不但不管儿子的死活,相反,一见到儿子便火冒三丈。

要弄清这一切的原委,还须追溯往事,要追溯到这孩子出生前很久很久,或许得追溯到爱莱米奥认识那个将成为孩子的母亲的那个女人以前。

孩子的母亲叫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顺带说一下,她并不是科拉松德玛丽亚人。她老家的地势还要高一些,叫恰潘德罗斯。这个地方那个叫塞蒂约的人根本没有去过。他就是知道一点,也是听别人说的。那个时候她与我很要好。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当我将塞蒂约介绍给那姑娘(我这样做,一来是乘机追求她,二来是决定让他做我们的证婚人)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她当初的赞叹声还没有在我耳际消失,转瞬间却忘掉了一再对我倾述的情意,将她这颗心交给了另一个人。这件事我事后才知道的。



不过，我还得跟大家介绍一下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的为人。这就开始讲，别急，听我慢慢道来。不管怎么说，我们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她是一位西纳西娅太太的女儿，这位太太是恰潘德罗斯一家客栈的老板娘。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恰潘德罗斯是个黄昏时分从天下掉下来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度过每日时光。到过那儿的每个马车夫都了解她，也能看上她一眼以饱眼福。那一阵子，也就是在她去世之前，玛蒂尔特是个像水一样地渗透到我们大家中间的小姑娘。

可是，就在人们意想不到的那一天，在不知不觉中她竟成了个大姑娘。首先，她那双睡不醒的眼睛会像一枚钉子一样“钉”在你身上，拔也拔不出来。其次，她那张小嘴，人们都恨不得狂吻它一阵。这姑娘出落得很漂亮。当然，各人有各人的审美标准。

不错，我确实是和她不般配的。你们知道，我是个赶大车的。这完全出于个人爱好，因为一边赶车，一边可以跟她聊聊天。同她一起走过的路比我一生单独走过的路还要长。我甚至感觉到，我是永远也不会不爱她的。

然而，爱莱米奥却将她完全给霸占了。

有一次我赶车回来，发现她已经和“幽灵”牧场的牧场主结了婚。我想她这样做是出于贪心，也可能由于那个人个儿长得高大。这方面的理由总是不难找到的。令我感到痛心（我一难过，胸口就痛得厉害）的是她把我们这伙穷鬼给忘了。那时我们经常去看望她，共享她那热烈的目光。令我尤其痛心的是她忘却了我——你们的忠仆特拉基里诺·爱莱拉。当初她对我又是拥抱，又是亲吻，表示亲热的方法全用上了，还答应和我结婚。虽说她明知自己做得不对，但饥肠辘辘时连牲口也会逃出畜栏去觅食的。当时她确有些食不果腹，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另一方面，她总是把自己那份口粮省下来给我们吃。